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七種

海

嘯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嘯 海

---

1924

## 目次

海嘯	梁實秋(一)
鄉愁	冰心女士(五)
海世間	落華生(九)
海鳥	梁實秋(一三)
別淚	顧一樵(一九)
夢	梁實秋(二六)
海角的孤星	落華生(二七)
惆悵	冰心女士(三五)
醜翻天女	落華生(三八)
紙船	冰心女士(四九)
女人我很愛你	落華生(五一)
『約翰我對不起你』	梁實秋譯(五七)
你說你愛	GHL譯(六一)
什麼是愛?	顧一樵譯(六四)



海嘯

梁秋實

一輪旭日徐徐地從海邊升起，

鯉魚鱗似的波光遠遠地在跳動。

在這鮮艷的天海——慈祥的空氣，

有幾聲輕銳的海嘯，你試靜聽：

海嘯

一

「醒喲！失羣的孤禽，離家的遊子！  
醒喲！從你的糖飴似的鄉夢醒起！  
請看天上的纖雲，波上的白沫，  
並聽送到耳邊的清冷的音樂。  
若再流連在縹渺的夢境的時候，  
一齣鄉夢將引起竟日的鄉愁！」

二

夕陽像一隻負創的金鳥，  
染了一身鮮血，迅急的下墜。  
颶風送來幾聲沈重的海嘯，  
恰似垂暮的老人在呻吟感喟：

「海上倦游的孤客！別再只是默默！  
試看夕陽底下，海裏閃着萬道金蛇；  
碎錦編的晚霞黏滿了半天；  
白銀鏤的浪花衝碎在船舷；  
請把你的鄉愁絲絲地細理，  
交付那西去的夕陽載回家去！」

### 三

玉鏡似的月盤孤另另地高懸，  
銀箔似的海面平坦坦地凝駐。  
像是打破這神秘靜止的自然，  
幾聲哀柔的海嘯，如怨如訴：

海 嘯

『對月出神的騷士！你想些什麼？』

可是眷念着錦繡河山的祖國？

若是懷想着遠道相思的情侶，——

明月有圓有缺，海潮有漲有落。

請在這海上的月夜，把你的詩心捧出來，

投入這水晶般的通徹玲瓏的無邊天海！

# 鄉愁

冰心女士

——示H·H·女士——

我們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見了。

談笑的資料窮了之後，

索然的對坐，

無言的各起了鄉愁。

記否十五之夜，

滿月的銀光

鄉 愁



海 嘯

射在無邊的海上。

琴絃徐徐的撥動了，

生澀的不動人的調子，

天風裏，

居然引起了無限的淒哀？

記否十七之晨，

濃霧塞窗，

冷寂無聊，

角兒裏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劇之一幕，

曼聲低誦的時候，  
竟引起你清淚沾裳？

「你們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壯語？」

我的朋友！

前途只閃爍着不定的星光，

後顧却望見了飄揚的愛熾。

爲着故鄉，

海 嘯

我們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壯語，

不忍作壯語，

也不肯作壯語了！

八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

## 海世間

落華生

我們底人間只有在想像或淡夢中能够實現罷了。一離了人造的上海社會，心裏便想到此後我們要脫離等等社會律底桎梏，來享受那樂行憂違底潛龍生活；誰知道一上船，那人造人間所存的受、想、行、識，都跟着我們入了這自然的海洋！這些東西，比我們底行李還多，把這一萬二千噸底小船壓得兩邊搖蕩。同行的人也知道船載得過重，要想一個好方法，教他底負擔減輕一點。但誰能有出衆的慧思呢？想來想去，只有吐些出來，此外更無何等妙計。

這方法雖是很平常，然而船却輕省得多了。這船原是要到新世界去的，可是新世界未必就是自然的人間。在水程中，雖然把衣服脫掉了，跳入海裏去學大魚的游泳，也未必是自然。要是閉眼悶坐着，還可以有一點勉強的自在。

船離陸地遠了，一切遠山疏樹盡化行雲。割不斷的輕煙，縷縷絲絲從烟筒裏舒放出來，慢慢地往後延展。故國裏，想是有人把這烟揪住罷。不然就是我們之中有些人底離情凝結了，乘着輕烟家去。

呀！他底魂也隨着輕烟飛去了！輕烟載不起他，把他摔下來。墮落底人連浪花也要欺負他，將那如彈的水珠一顆顆射在他身上。他幾度隨着波濤浮沉，氣力有點不足，眼看要沉沒了。幸而得文鯤底哀憐，展開了帆鰭搭救他。

文鯤說，「你這人太笨了，熱火燃盡的冷灰。豈能載得你這焰紅的情懷？我知道你們船中定有許多多情的人兒，動了鄉思。我們一隊隊跟船走，又飛又泳，指望能爲你們服勞，不料你們反拍着掌笑我們，驅逐我們。」

他說：「你底話我們怎能懂得呢？人造的人間底人，只能懂得人造的語言罷了。」

文鯤搖着他口邊那兩根短鬚，裝作很老成的樣子，說：『是誰給你分別底，什麼叫人造人間，什麼叫自然人間？只有你心裏妄生差別便了。我們只有海世間，和陸世間底分別。陸世間想你是經歷慣底，至於海世間，你只能從想像中理會一點。你們想海裏也有女神，五官六感都和你們一樣。戴底什麼珊瑚、珠貝，披底什麼鮫紗、昆布。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這裏並非希奇難得的寶貝。而且一說人底形態便不是神了。我們沒有什麼神，只有這蔚藍的鹽水是我們生命底根源。可是我們生命所從出底水，於你們反有害處。海水能奪去你們底生命。若說海裏有神，你應當崇拜水，毋需再造其他的偶像。』

他聽得厭了，雙手扶着文鯤底帆鰭，請求他領他到海世間去。文鯤笑了，說：『我明說水中你是生活不得底。你不怕丟了你底生命麼？』

他說：『下去一分時間，想是無妨底。我常想着海神底清潔、溫柔、嫺雅等等美

德；又想着海底底花園有許多我不曾見過的生物和景色，恨不得有人領我下去一游。」

文鯤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過是鹹而冷的水罷了，海底美麗就是這麼簡單——冷而鹹。你一眼就可以望見了。何必我領你呢？凡美麗的事物，都是這麼簡單的。你要求他多麼繁複、熱烈，那就不對了。海世間底生活，你是受不慣底，不如送你回船上去罷。』

那魚一振鱗，早離了波阜，飛到舷邊。他還捨不得回到這真是人造的陸世界來，眼巴巴只悵望着天涯，不信海就是方才所聽情況。從他想像裏，試要構造些海底世界底光景。他底海中景物真個實現在他夢想中了。

## 海鳥

梁實秋

黃昏時候，我在恁舷遠眺。

從起伏的波瀾閃出一隻海鳥；

我歡喜地望着他的潔白的翅兒，

忽地不勝悲悻，向他高聲喊叫：

『海鳥啊，何處是你的家鄉？』

你爲何拋棄了你的巢居，

你爲何離別了你的伴侶，

獨自翱翔在這無邊的海洋？



『海鳥啊，風在怒號，海在狂濤，

你遠道飛來，筋疲力盡，

若要斂翅尋棲，駐足啄飲，

唉，在這萬頃洪濤那有半個嶼島？

『海鳥啊，你四顧茫茫，置身絕地，

將葬身在這無邊的海洋，

不知要幾度春秋才能漂送你還家鄉，

何爲還不回轉，兀自向前飛去？

「海鳥啊，假如你不嫌棄，  
請來飛入我的坦虛的心懷，  
卽是死在這裡，我用沸熱的心血將你掩埋，  
豈不勝似那無情的海水冷冰冰地？」

「海鳥啊，我也是滄海中的一粟，  
不知何時何地也向無窮長殞；  
容我們在這不能自忘的一瞬，  
攜手去尋我們共同的歸宿……」

海鳥飛近船身，把精神抖擻，

在我頭上旋繞了三匝，呀呀地哀叫；

『海上的靈禽，請訴你的衷曲……』

我話未竟，他喃喃的說道：

『海是我的情人，海是我的母親，

當我倦飛的時候，沉入了海心——

海心裏有殷紅的珊瑚，

海心裏有泣珠的鮫人——

『多情的朋友？世界上

可有更適宜的墳墓將我掩埋，

若不睡死在情人臂上，或是母懷？  
你試用你的常識想想！

『多謝你的關注，我的朋友，

海是我的故鄉，我向我的故鄉飛走。

將似一片雪花投入了洪爐，

假如我飛進你的心懷喲……』

海鳥似箭的沒入了海天邊際，

我惶然悚然，週身在戰慄，

忽地覺得銀鏤的浪花開在我的頭上，

海 嘯

無數的鮫人在我身旁啜泣！

十八

八，二十五，一九三三。

## 別淚

顧一樵

傍晚時候，小弟弟同母親說：『今晚我要陪盤哥睡了。』母親微微點頭，呆呆望着我，覺得小孩子的話含着十分真摯的依戀，不免觸動了千萬種說不出的悲哀。記得去年離家的一夕，是怎樣的情景！那時我要到北京去。北京我是去慣了的，可是小弟弟曉得要同臨別的哥哥作親熱的表示確是纔發明的。那是中秋前幾日的一晚。半圓的月兒掛在樹梢頭。淡淡的銀光從嫩綠的窗檻邊透進純白的夏布帳裏。小弟弟也沒有預先同我約好，可是臨睡前的一刻，他爬到了我的床上。母親還說恐怕弟弟半夜鬧醒了將要束裝上道的哥哥，我滿口說不要緊，母親纔允許了。

弟弟那時纔六歲，又肥又白，又聰明，又格外同我親熱。他的嫩臉偎近了我，是

怎樣純潔的愉快。月色微微照到我們，我們沈醉在愛神的懷抱裏直到天明。清早我偷偷地起來，仔細弟弟並沒有被我鬧醒。我只得趁他睡夢中逃走了，因為臨別時的熱吻，是要哥哥的熱淚去換的。

我曾經替弟弟在玲瓏石畔海棠花叢照過一張十分可愛的照相。我也不知道那時竟能配得那樣自然，攝得那樣巧妙。但是那臨行前的一夜，是怎樣甜美的光景，連詩人畫家都描寫不出個中的神祕。那是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現在弟弟又提醒了我，並且自願地向我表示了，我心中喜歡得至於懷疑這是夢中了。但是笑容可掬的弟弟，確實在我面前充滿着說不出的天真爛漫的愛。

心緒不定的留戀者，覺得一寸寸光陰的過去，十分恨恨，因為過了一刻便少一刻。夜縱深，還不肯就睡呢。母親躺在涼榻上，弟弟緊靠母親睡着，我坐在旁邊。母親不說話，我也默然。坐久了，母親說一聲該睡了罷，我總不應，母親也不催我。這時

候我要是傷心流淚，倒還有流到母懷的可能，但是我却麻木得不知悲哀在那里。望着新月，倚着慈母，除了一些說不出的依戀，心裏純潔得覺得有些空泛了。月色微弱，不讓我看清母親的慈顏；弟弟呢，早已呼呼睡着了。

母親怕弟弟着了涼，讓我抱他到床上去，我像平時一樣，很熟練地送弟弟到了床邊。弟弟依然甜睡着。近來弟弟總算大了，也已經背了書包做小學生。但是我回家以後，總還喜歡抱他。沒有別人看見的時候，他也就讓我抱，但是將要遇見別人，甚至於抱到母親跟前的時候，他就掙扎着要下來，因為他覺得由我抱着不好意思。只有晚上呼呼入夢以後，母親照着燈，我抱着弟弟，他模糊含笑着再也不動。依戀終於依戀了，讓小弟弟去安慰母親罷，母親的依戀，只有小弟弟能為我安慰了。

清早醒來，看見凡一切瑣碎零星的物件，都充滿了一種依依不捨的情緒。母



親早起來了，弟弟也洗過了臉，正在用碧藍的水晶杯盛着海化的清水漱口呢。弟弟急着向母親要小長衫穿。母親說：『要緊做什麼？你還沒有吃點心呢？』弟弟就仰首注睛着說：『那麼火車要開的。』母親告訴弟弟時候還早，哥哥也要吃點心的，弟弟纔放心。

弟弟一定要送我上火車，所以母親也一同去了。因此家門口倚閭送別的一幕，總算掩過了。車站送別的親友們很多，行色不爲不壯，我也得同他們應酬幾句，但是說話的時候，充滿了一股發洩不出的怨氣，因爲我想這樣的糾纏，害得我少領略許多離別母懷的情緒。

弟弟平常很怕火車，今天倒不怕了，要我抱他上車去玩，母親不放心，仍舊沒有上車。我抱着弟弟，弟弟仍舊笑嘻嘻地向着我，我却不敢熱烈地吻他。我總想弟弟是母親的驕兒，弟弟時常佷近慈顏的，我吻弟弟等於同慈母親熱。但是這時候，

我終於沒有充分的勇氣。我走近母親那里，母親也不同我說什麼，我也不敢多望母親。

車開的一刻，親友們紛紛向我招呼，我亦揮帽作答。我勉強要嚷一聲『再會』也說不出口來。看到送行人的盡頭，我最親愛的母親淚流滿面，小弟弟呆呆望着車開，望着母親流淚的情景，離別的人怎能不傷心呢！生平最純潔可貴的熱淚，此時儘量地流了。我好像新受洗的信徒，感覺着流淚的無上的悲哀和愉快。

離國前的一夕，我又不肯睡了。我總想要寫一封信給母親，但是提起筆來，祇報告了置辦行裝的情形，同啟旋的確實時間。我自己勉強止住着情感不許發洩，因為我恐怕不留意的字句會引起慈母的傷心的。我甚而至於想此時流淚，也許會使家中的母親心酸起來，所以我終於沒有流淚。

小弟弟是最喜歡同我寫信的，他剛學會了幾個字的時候，就橫七豎八地要母親教他寫信了。我在北京的時候，也會特地同他寫過幾封信，他都收存好，暑假時他還從花洋布的一個布袋裏很得意地拿出來給我看呢。

我就怎樣寫了：

「我最親愛的小弟弟：

離家的前一晚，你願意伴我同榻，我辜負了你的好意，懊悔不止。弟弟啊，母親是要你安慰的，所以我只得讓你在這最後的一夕，祇在我的夢中徘徊……

弟弟啊！我將永遠記着你是一個活潑有趣的小弟弟，我不願五載的遠別改變了你的天真爛漫。弟弟啊！我將永遠記着……

風雨淒淒，我總覺得捨不得你，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總捨不得你。弟弟啊，夜

深了，願你偎着慈母酣睡吧！我也寫不下去了……

你離別的哥哥。

去國前一夕夜深三鼓。」

寫這封短信的時候，我竟由流淚而至於嗚咽飲泣了。幾次三番我停了筆，呆坐着出神，傷心到極點，淚珠熱烈地湧出來，流個痛快。淚一經流出了，所有千萬種的情緒都踴躍着要趁此機會儘量發洩。所以我竟由流淚而至於嗚咽飲泣了。我實在捨不得離家，實在捨不得此刻最活潑有趣天真爛漫的小弟弟。我最惱的是五年後的一個淘氣小孩的印象有時竟來闖入我的腦海。但是一經流淚，我又覺得活潑有趣的小弟弟只能憑藉着五載的遠別使我永遠牢牢記着。所以我中心倒反而由自慰而喜歡了。

弟弟啊，我總捨不得你，你是母親的安慰啊。八月二十六日。約克遜舟次。

夢

梁實秋

我昨夜夢返童境，  
不堪搖籃的搖擺；  
忘聽慈母的睡歌——  
枉做了這齣甜夢。

今朝從夢裏醒來，  
冥思昨宵的夢象——  
睡歌無處去尋求，  
並忘了搖籃的搖擺。

## 海角的孤星

落華生

一走近舷邊看浪花怒放底時候，便想起我有一個朋友曾從這樣的花叢中隱藏他底形骸。這個印象，就是到世界底末日，我也忘不掉。

這樁事情離現在已經十年了。然而他在我底記憶裏却不像那麼久遠。他是和我一同出海底。新婚的妻子和他同行，他很窮，自己買不起頭等艙位。但因新人不慣行旅底緣故，他樂意把平生的蓄積盡量地傾瀉出來，爲他妻子定了一間頭等艙。他在那頭等船票底傭人格上填了自己底名字，爲底要省些資財。

他在船上那里像個新郎，簡直是妻底奴隸！傍人底議論，他總是不理會底。他沒有什麼朋友，也不願意在船上認識什麼朋友，因爲他覺得同舟中只有一個人配和他說話。這冷僻的情形，凡是帶着妻子出門底人都是如此；何況他是個新婚

者？

船向着赤道走，他們底熱愛，也隨着增長了，東方人底戀愛本帶着幾分爆發性，縱然遇着冷氣，也不容易收縮。他們要去底地方是檳榔嶼附近一個新開的小埠。下了海船，改乘小舟進去。小河邊滿是椰子、棕棗和樹膠林。輕舟載着一對新人。在這神祕的綠陰底下經過；赤道下底陽光又送了他們許多熱情、熱覺、熱血汗。他們更覺得身外無人。

他對新人說：『這樣深茂的林中，正合我們幸運的居處。我願意和你永遠住在這裡。』

新人說：『這綠得不見天日的林中，只合作浪人底墳墓罷了……』

他趕快截住說：『你老是要說不吉利的話！然而在新婚期間，所有不吉利的語言都要變成吉利的。你沒念過書，那里知道這林中底樹木所代表的意義。書裏

說：「椰子是得子息底徽識樹，因為椰子就是「迓子」。棕棗是表明愛與和平。樹膠要把我們的身體黏得非常牢固，至於分不開。你看我們在這林中，好像雙星懸在鴻濛的穹蒼下一般。雙星有時被雷電嚇得躲藏起來，而我們常要聞見許多歌禽底妙音；和無量野花的香味。算來我們比雙星還快活多了。」

新人笑說：『你們念書人底能幹只會女人面前搬唇弄舌罷。好聽極了！聽你的話語，也可以不用那發妙音底鳥兒了。有了別的聲音，倒嫌噪雜咧……可是，我的人哪，設使我一旦死掉，你要怎辦呢？』

這一問，真個是平地起雷咧！但不曉得新婚的人何以常要發出這樣的問？不錯底，死底恐怖，本是和快樂底願望一齊來底呀。他底眉不由得不縐起來了，酸楚的心却擁出一副笑臉說：『那麼，我也可以做個孤星。』

『咦，恐怕孤不了罷。』



『那麼，我隨着你去，如何？』他不忍看着他底新人，掉頭出去向着流水，兩行熱淚滴下來，正和船頭激成底水珠結合起來。新人見他如此，自然要後悔，但也不能對她丈夫懺悔，因為這種悲哀底黴菌，衆生都會由母親底胎裏傳染下來，誰也沒法醫治底。她只能說：『得啦，又傷心什麼？你不是說我們在這時間裏，凡有不吉利的話語，都是吉利的麼？你何不當作一種吉利話聽？』她笑着，舉起丈夫底手，用他底袖口，幫助他擦眼淚。

他急得把妻子底手摔開說：『我自己會擦。我底悲哀不是你所能擦，更不是你用我底手所能滅掉底，你容我哭一會罷。我自己知道很窮，將要養不起你，所以你……』

妻子忙煞了，急掩着他底口，說：『你又來了。誰有這樣的心思？你要哭，哭你底，不許再往下說了。』

這對相對無言底新夫婦，在沈默中，隨着流水灣行，一直駛入林蔭深處。自然他們此後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郵件難通的林中，我們何從知道他們底光景？

三年底工夫，一點消息也沒有！我以為他們已在林中做了人外的人，也就漸漸把他們忘了。這時，我底旅期已到，買舟從檳榔嶼回來。在二等艙上，我遇見一位很熟的旅客。我左右思量，總想不起他底名姓，幸而他還認識我，他一見我便叫我說：『落君，我又和你同船回國了！你還記得我嗎？我想我病得這樣難看，你決不能想起我是誰。』他說我想不起，我倒想起來了。

我很驚訝，因為他實在是病得很利害了。我看見他妻子不在身邊，只有一個啞啞學舌的小嬰孩躺在床上。不用問，可也斷定那是他底子息。

他倒把別來底情形給我說了。他說：『自從我們到那里，她就病起來。第二年，

他生下這個女孩，就病得更厲害了。唉，幸運只許你空想底！你看她沒有和我一同回來，就知道我現在確是成爲孤星了。」

我看他憔悴的病容，委實不敢往下動問，但他好像很有精神，願意把一切的情節都說給我聽似的。他說話時，小孩子老不容他暢快地說。沒有母親的孩子，格外愛哭，他又不得不撫慰她。因此，我也不願意擾他，只說：『另日你精神清爽底時候，我再來和你談罷。』我說完，就走出來。

那晚上，經過馬來海峽，船震盪得很。滿船底人，多犯了「海病」。第二天，浪平了。我見管艙底侍者，手忙腳亂地拿着一個麻袋，往他底艙裏進去。一問，才知道他已經死了。侍者把他底屍洗淨，用細檯布裹好，拿了些廢鐵，幾塊煤炭，一同放入袋裏，縫起來。他底小女兒還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只啞啞地說了一兩句不相干的話。她會叫『爸爸』『我要你抱』『我要那個』等等簡單的話。在這時，人們也沒工夫理

會她，調戲她了。她只獨自說自己底。

黃昏一到，他底喪禮，也要預備舉行了。侍者把蔴袋拿到船後底舷邊。燒了些楷錢，口中不曉得念了些什麼，念完就把蔴袋推入水裏。那時船底推進機停了一會，隆隆之聲一時也靜默了。船中知道這事底人都遠遠站着看，雖和他沒有什麼情誼，然而在那時候卻不免起敬底。這不是從友誼來底恭敬，本是非常難得，他當然承受了！

他底海葬禮行過以後，就有許多人談到他生平底歷史和境遇。我也攬入裏去聽人家怎樣說他。有些人說他妻子怎樣好，怎樣可愛。他底病完全是因為他妻子底死，積哀所致底。照他底話，他妻子葬在萬綠叢中，他卻葬在不可測量的瑣晶巖裏了。

旁邊有個印度人，撚着他那一大縷紅鬚子，笑着說：「女人就是悲哀底萌蘗

誰叫他如此？我們要避掉悲哀，非先避掉女人底糾纏不可。我們常要把小女兒獻給疏迦河神，一來可以得着神惠，二來省得她長大了，又成爲一個使人悲哀底惡魔。」

我搖頭說：「這只有你們印度人辦得到罷了。我們可不願意這樣辦。誠然，女人是悲哀底萌蘖，可是我們寧願悲哀和她同來，也不能不要她。我們寧願她嫁了纔死，雖然使她丈夫悲哀至於死亡，也是好的。要知道喪妻底悲哀是極神聖的悲哀。」

日落了，蔚藍的天多半被淡薄的晚雲塗成灰白色。在雲縫中，隱約露出一兩顆星星。金星從東邊底海涯昇起來，由薄雲裏射出他底光輝。小女孩還和平時一樣，不懂得什麼是可悲的事。她只顧抱住一個客人底腿，綿軟的小手指着空外底金星，說：「星！我要那個！」她那副嬉笑的面龐，迥不像個孤兒。

# 惆悵

冰心女士

當岸上燈光，

水上星光，

無聲地遙遙相照，

蒼茫裏，

倚着高欄，

只聽見微擊船舷的波浪，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夢裏的母親

來安慰病中的我，

絮絮地溫人的愛語——

幾次醒來，

藥杯兒自不在手裏。

海風壓衾，

明燈依然，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循着欄杆來去，——

羣中的歡笑，

掩不過靜裏的悲哀！

「我在海的懷抱中了，

母親何處？」

天高極，

海深極，

月清極，

人靜極，

空泛的宇宙裏，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惆悵

八，二十五，一九二三。

三十七



## 醍醐天女

落華生

相傳樂斯迷是從醍醐海昇起來底。她是愛神底母親，是保護世間底大神衛世奴底妻子。印度人一談到她，便發出非常的欽讚。她底化身依婆羅門人底想像，是不可用算數語言表出底。人想她底存在是徧一切處，徧一切時；然而我生在世間底年紀也不算少了，怎樣老見不着她底影兒？我在印度洋上曾將這個疑問向一兩個印度朋友說過。他們都笑我沒有智慧，在這有情世間活着，還不能辨出人和神底性格來。準陀羅是和我同舟底人，當時他也沒有對我說什麼，只管凝神向着天際那現吉祥相底海雲。

那晚上，他教我和他到舵上底輪機旁邊。我們底眼睛都望下看着推進機激成底白浪。準陀羅說：『那麼大的洋海，只有這幾尺地方，像醍醐海底顏色。』這話又

觸動我對於樂斯迷底疑問。他本是很喜歡講故事底，所以我就央求他說一點樂斯迷底故事給我聽。

他對着蒼茫的洋海，很高興地發言。『這是我自己底母親！』在很莊的言語中，又顯出他有資格做個女神底兒子。我倒詫異起來了。他說，『你很以為希奇麼？我給你解釋罷。』

我靜坐着，聽這位自以為樂斯迷兒子底朋友說他父母底故事。

我底家在旁遮普和迦濕彌羅交界地方。那里有很暢茂的森林。我母親自十三歲就嫁了。那時我父親不過是十四歲。她每天要同我父親跑入森林裏去，因為她喜歡那些參天的樹木，和不羈的野鳥和昆蟲底歌舞。他們實在是那森林底心。他們常進去玩，所以樹林裏底禽獸都和他們很熟悉。鸚鵡啣着果子要吃，一見他

們來，立刻放下，發出和悅的聲問他們好。孔雀也是如此，常在林中展開他們底尾扇，歡迎他們。小鹿和大象有時嚼着食品走近跟前讓他們撫摩。

樹林裏底路，多半是我父母開底。他們喜歡做開闢道路底人。每逢一條舊路走熟了，他們就想把路邊底藤蘿荆棘掃除掉，另開一條新路進去。在沒有路或不走熟底樹林裏走着本是非常危險的。他們冒得險多，危險真個教他們遇着了。

我父親拿着木棍。一面撥，一面往前走；母親也在後頭跟着。他們從一顆滿生了氣根底榕樹底下穿過去。亂草中流出一條小溪，水淺而清，可是很急。父親喊着，「看看！」他扶着木棍對母親說：「真想不到這裏頭有那麼清的流水。我們坐一會玩玩。」於是他們二人摘了兩扇椶櫚葉，鋪在水邊，坐下，四隻脚插入水中，任那活流洗濯。

父親是一時也靜不得底。他不在言中，涉過小溪，試要探那邊底新地。母親是

女人，比較起來，總軟弱一點。有時父親往前走了很遠，她還在歇着，喘不過氣來。所以父親在前頭走得多麼遠，她總不介意。她在葉上坐了許久，只等父親回來叫她，但天色越來越晚，總不見他來。

催夕陽西下底鳥歌，獸吼，一陣陣地興起了，母親慌慌張張涉過水去找父親。她從籐籬底斷處，叢莽底傾倒處，或林樾底婆婆處找尋。在萬綠底下，黑闇格外來得快。這時，只剩下幾點螢火和葉外底霞光照顧着這位森林底女人。她底身體雖然弱，她底膽卻是壯的。她一見父親倒在地，凝血聚在身邊，立即走過去。她見父親底脚還在流血，急解下自己底外衣在他腿上緊緊地絞。血果然止住，但父親已在死底門外候着了！

母親這時雖然無力也得擡着父親走。她以為躺在這用虎豹做看護底森林病牀上，倒不如早些離開為妙。在一所沒有路底新地，想要安易地回到家裏，雖不

致如煮沙成飯那麼難，可也不容易。母親好不容易把父親擡過小溪，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原路。她知道在急忙中走錯了道，就住步四圍張望，在無意間把父親擦在地上，自己來回地找路。她心越亂，路越迷，怎樣也找不着。回到父親身邊，夜幕已漸次落下來了！她想無論如何，不能在林裏過夜，總得把父親擡出來。不幸這次她底力量完全丟了，怎麼也舉父親不起。這教她進退兩難了。守着呢？丈夫底傷勢像很沉重，夜來若再遇見毒蛇猛獸。那就同歸於盡了。走呢？自己一個又忍不得離開。絞盡腦髓，終不能想出何等妙計。最後她決定自己一個人找路出來。她摘了好些葉子，折了好些小樹枝把父親遮蓋着。用了一刻功夫，居然堆成一叢小林。她手裏另抱着許多合歡葉，走幾步就放下一枝，有時插在別的樹葉上，有時結在草上，有時塞在樹皮裏，爲要做回來底路標。她走了約有五六百步，一彎新月正壓眉梢，距離不遠，已隱約可以看見些村屋。

她出了林，望有房屋底地方走。可惜這不是我們底村，也不是鄰舍；是樹林別一方面底村莊，我母親不會到過底。那時已經八九點了。村人怕野獸，早都關了門。她拍手求救；總不見有慷慨出來幫助底。她跑到村後，挨着籬笆向裏瞻望。

那一家底籬笆裏，在淡月中可以看見兩三個男子坐在樹下吸煙，閒談。母親合着掌從籬外伸進去，求他們說：『諸位好鄰人，趕快幫助我到樹林裏扶我丈夫出來罷。』男子們聽見籬外發出哀求的聲，不由得走近看看。母親接着央求他們說：『我丈夫在樹林裏，負傷很重，你們能幫助我進去把他扶出來麼？』內中有個多髭的人問母親說：『天色這麼晚，你怎麼知道你丈夫在樹林裏？』母親回答說：『我是從樹林出來底。我和他一同進去，他在中途負傷。』

幾個男子好像審案一般，這個一言，那個一語。只顧盤問。有一個說，『既然你和他一同進去，爲什麼不會扶他出來？』有一個說，『你看他連外衣也沒穿，那里像

是出去玩的樣子！想是在林中另有別的事罷。」又有一個說：『女人底話信不得。她不曉是個什麼人。那有一個女人，昏夜從樹林跑出底道理？』

在昏夜中，女人底話有時很有力量，有時她底聲音直像向沒有空氣底地方發出，人家總不理會。我母親用盡一個善女人所能說底話對他們解釋，爭奈那班心硬的男子們都覺得她在那里饒舌。她最好的方法，只有離開那里。

她心中惦念林中底父親，說話本有幾分恍惚，再加上那幾個男子底搶白，更是羞急萬分。她實在不認得道回家，縱然認得，也未必敢走。左右思量，還是回到樹林裏去。

在向着樹林底歸途中，朝霞已從後面照着她了。她在一個道途不熟的黑夜裏，移步固然很慢，而廢路又走了不少，繞了幾個灣有時還回到原處。這一夜底步行，足夠疲乏了。她踱到人家一所菜圃，那里有一張空凳子，她顧不得什麼，只管坐

下。

不一會，出來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定睛看着她，好像很詫異似的。母親知道他是這里的小主人，就很恭敬地對他說明。孩子底心比那般男子好多了。他對母親說，『我背着我媽同你去罷。我們牢裏有一匹白母牛，天天我們要從他榨出些奶子，現在我正牽他出來。你候一候罷，我教你騎着走，因為你乏了。』孩子牽牛出來，也不榨奶，只讓母親騎着，在朝陽下，隨着路標走入林中。

母親在牛背上，眼看快到父親身邊了。昨夜所堆底葉子，一葉也沒剩下。精神慌張的人，連大象站在旁邊也不理會，真奇怪呀！她起先很害怕，以為父親底身體也同葉子一同消滅了。後來看見那隻和他們很要好底象正在咀嚼夜間她所預備底葉子，心纔安然一些。

下了牛背，孩子扶她到父親安臥底地方，但是人已不在了。這一嚇，非同小可，



簡直把她苦得欲死不得。孩子底眼快一點，心地又很安寧，父親一下子就讓他找到了。他指着那邊樹根上那人說：『那個是不是？』母親一看，速速地扶着他走過去。母親喜出望外，問說，『你什麼時候醒過來底？怎麼看見我們來了，也不作一聲？』

父親沒有回答她的話，只說：『我渴得很。』

孩子搶着說：『擠些奶子他喝。』他摘一片光面的葉子到母牛腹下擠了些來給父親喝。

父親底精神漸次回復了，對母親說：『我是被大象搖醒底。醒來不見你，只見他在旁邊吃葉子。爲何這里有那麼些葉子？是你預備底罷……我記得昨天受傷底地方不是在這裡。』

母親把情形告訴他，又問他爲何傷得那麼厲害。他說是無意中觸着毒刺，折

入脛裏，他一拔出來，血就隨着流，不忍教母親知道，打算自己治好再出來。誰知越治血流得越多，至於暈過去，醒來纔知道替他止血底還是母親。

父親知道白母牛是孩子底，就對他說了些感謝底話，也感激母親說，『若不是你去帶這匹母牛來，恐怕今早我也起不來。』

母親很誠懇地回答，『溪水也可以喝底，早知道你要醒過來，我當然不忍離開你。真對不住你了。』

『誰是先知呢？』剛纔給我喝底奶子，實在勝過天上醍醐，多虧你替我找來！父親說時，挺着身子想要起來，可是他底氣力很弱，動彈得不大靈敏。母親向孩子借了母牛讓父親騎着。於是孩子先告辭回去了。

父親贊美她底忠心，說她比醍醐海出來底樂斯迷更好。母親那時也覺得昨天晚上備受苦辱，該得父親底贊美底。她也很得意地說，『權當我爲樂斯迷罷！』自那

海 嘯

時以後，父親常叫她做樂斯迷。

四十八

八月三十日。

## 紙船

冰心女士

——寄母親——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紙 船

四十九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

# 女人我很愛你

落華生

女人，我很愛你。

可是我還沒說

「我愛你，你做我妻罷。」

你已經嫁給別人了！

這天亡的意緒

只得埋在心田底僻處。

我終沒有權利向你求婚。

女人，我很愛你。

女人我很愛你

可是我還沒問

「你願意做我妻子麼？」

你已經發狂了！

這天亡的意緒

只得埋在心田底僻處，

我終不敢到瘋人院向你求婚。

女人，我很愛你。

可是我還沒說

「我願意和你做永遠的侶伴，」

你已經死了！

這天亡的意緒

只得埋在心田底僻處，

我終不能到墳前向你求婚。

女人，我很愛你。

可是你惆悵地對我念

『恨不相逢未嫁時！』

我也就不能再想什麼了。

這天亡的意緒

只得埋在心田底僻處，

我終沒膽量到你夫家向你求婚。

女人我很愛你



女人，我很愛你。

可是我還沒跪在地上求你說

『可憐見的，俯允了我罷。』

你已經看不起我了！

這天亡的意緒

只得埋在心田底僻處，

我終不敢冒昧地向你求婚。

女人，我不認識你。

在我沒愛你時，

你已做了我底妻。

自然流露的熱情逼我說

「我願意把身心永遠交給你。」

我終沒有機會向你求婚。

求婚底話不能輕易說出來，

就是友誼也不能隨便賣。

我終沒向女人求過婚，

可是我已得女人底愛。

我底心田已成了孟買底罌塔。

女人我很愛你

海 嘯

一具一具底愛屍，

早被盤空底禿鷲啄食乾淨。

女人，我底愛已經老死盡。

再也沒得給你了！

# 「約翰我對不起你」

O. G. Rossetti 作

梁實秋試譯

我從沒說過我愛你，約翰：

你爲什麼天天的糾纏着我，

並且想起來都要生困憊，

鎮日價總說「請」和「求」？

你知道我從來不愛你，約翰；

我也沒錯處該使我做你的饜牢：

你爲什麼以新鬼似的青白的臉

約翰我對不起你

薄 嘯

不時的向着我？

我敢說美格或瑁兒會能憐憫你，

假如你向她們去請求：

請你不要爲我而獨身啲，

我是不能成全那件事的。

我沒有心嗎？或者我是沒有；

我不能把我所沒有的東西給你，那麼

你若以爲是開罪，你簡直是瘋了：

請用你的常識想想罷！

往事不必再提了，

不要說我是虛偽，我沒有真實的義務，

我寧可對五十個約翰說『辦不到』

不能向你說一聲『我答應你』

不要再糟蹋我們快樂的日子，

季候的歌鳥，青春的時候：

把持住今日，忘懷了過去：

你的勉強，我也不在意。

約翰我對不起你

容我們握手，做好朋友；

不再多，不再少；友誼就很好；

只是不要想着什麼將來的結局  
和不能明白公開的念頭。

請永遠免去一切的遁辭：

友誼已在這裡等你，假如你願意：

若是談到愛情啊——

約翰哪，我對不起你。

# 你說你愛

J. Keats 作

G. H. L. 譯

你說你愛；但是你底聲音

比一個尼姑在鐘樂響奏的時節，

獨自吟唱溫和的晚禱

底聲音還要更加貞潔——

哦，真心地愛我罷！

你說你愛；但是你底微笑

像九月裏的朝陽一樣的冷，

你說你愛



好像你是聖 Cupid 底女僧，  
守着他底齋戒的禮拜。

哦，真心地愛我罷！

你說你愛；但是你底嘴唇

染着珊瑚的顏色而無慈祥的精神。

比海裏的珊瑚還要厲害，——

永不凸出嘴來讓人接吻——

哦，真心地愛我罷！

你說你愛；但是你底手

不以輕柔的緊握報答緊握，

就像一隻死的石像的手——

我的手兒卻熱情地燃燒着——

哦，真心地愛我罷！

哦，請吐出一兩句熱語來罷！

微笑着，好像那些熱語將能燒我，

像情人那樣地緊握着——吻着

並且把我埋葬在你心窩！

哦，真心地愛我罷！

你說你愛

# 什麼是愛？

節譯 Knut Hamsun 著“Victoria”

顧一樵譯

什麼是愛？

是玫瑰花叢中的微風吹動，不，乃是金黃色的燐光的閃爍。愛是地獄般熱燒着的音樂足以引起老年人心靈的雀躍。牠像夜來盛開的秋牡丹，牠又像嬌嫩的雛菊一吸便縮，一觸便死。

這樣纔是愛。

牠可以害得人一敗塗地，牠可以鼓勵他起來，重振精神，牠可以今天愛我，明天愛你，明晚又愛他，是這樣的無定。但是牠也能緊緊把持着像不可啟開的封緘，並且在臨死的一刻萬劫不滅地燃燒着，牠又是這樣的永久。那麼什麼纔是愛呢？

嗚，愛是像繁星滿天芳香遍地的夏夜啊，但是牠爲什麼使得少年在隱秘的小路上躑躅，牠又爲什麼能使垂老的人獨自在孤寂的室中翹足？唉，愛情使得人們的心變成了繁盛而毫不知羞的菌園，那里祕密而無節制的菌狀物叢生着。

牠不是足以使得僧侶夜晚偷偷地逃入關閉着的花園去凝目注視睡者的窗幃麼？牠不是足以透惑尼姑蒙昧公主麼？牠足使君王垂首，散髮拂掠着地上的塵埃，私自說着不適當的話語，並且伸出他的舌頭來。

這樣纔是愛。

不，不，牠仍舊是些大不相同的東西，全世界沒有別樣能相比。春天的一晚牠來到地球上，當着一個少年看見一雙眼珠，看見一雙眼珠。他凝視着並且看見了。他吻了一張嘴，於是好像兩條光芒在他的心靈裏接觸了，好像太陽同星觸了電。他置身在懷抱中，於是全世界上的一切，他不再聽見不再看見。

什麼是愛

六十五

愛情是上帝的第一真言，第一個在他腦海裏航行的念頭。當着他說：讓光明在於愛就來了。並且他所造的都很好，他也不願意有一件破壞，因此愛變成了宇宙的起原萬物的主宰。但是牠所有的路徑，都充滿了花和血，血和花。

八月二十八晚，約克遜舟中草譯。